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燮憲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録監生臣宋允奎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三

尚書一

綱領

伯豐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却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鼂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

出自洛誥却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録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録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誥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為者然更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乃洪大誥治之下畧考得些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

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吳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王恐自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耳兼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此則是斷簡殘編不無遺

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可曉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大禹謨又却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翫索之也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説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

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脩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不當時之人却識其詞義也

其嘗患尚書難讀後来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聱訛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臯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翫味體貼向自家身上来其味自別二典三謨其言奥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

難看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脩身處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閒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葢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来禹汝

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

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

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奥亦須畧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昔日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説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閒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叚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字

粗魏晉閒文字細 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為
其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如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
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
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
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兼小序皆可疑
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於舜方止
今却說是讓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
終始却說歷試諸艱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

皆然況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或問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為上否曰然又問但若失之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来人解書又却須要解盡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刱公解聰明文思處牽合洪範之五事此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劉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

魯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車馬送至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偏觀上世帝王之書

胡安定書觧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實之類不載但言行録上有少許不多不見有全部專破古説似不是胡平日意又閑引東坡説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書

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説縱説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甚衆

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以上語類十二條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髙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

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為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

以為記録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絶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别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覧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説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

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熈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某識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古今書文雜見先秦古記各有證驗豈容廢紬不能無可疑處只當戳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来語人人多不觧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戳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来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

謂無助也孔氏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大畧相似所書孔臧不為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誤信之則考之不精甚矣（答孫季和）

書小序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為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才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為周公誥康叔而不之

正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太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如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龎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按漢書遷嘗從孔安國受書大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斷為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

答孫季和

尚書頃嘗讀之苦其難而不能竟也注疏程張之外蘇氏說亦有可觀但終是不純粹林少頴說召誥已前

亦詳備聞新安有吳才老裨傳頗有發明却未曾見試并考之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小補但在詳擇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答或人○以上文集四條

虞書

堯典

若稽古帝堯作書者敘起

林少頴解放勲之放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說為優

安安只是箇重疊字言堯之聰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出於勉強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以上語類三條

問欽明文思其謂恐當從去聲讀若只作思慮之思未見其發揮於事業處曰作去聲讀為是○答潘子善文集

克明俊德只是明己之德詞意不是明俊德之士

任道問堯典以親九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林少頴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

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畫宗族圖可見

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是國語中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

百姓昭明百姓只是畿内之民昭明只是與他分别善惡辨是與非以上下文言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事以上語類四條

問克明俊德止黎民於變時雍俊德或以為己之明德或以為俊德之士百姓或以為民或以為百官未知二説如何若以大學之序觀之則俊德為己之明德百姓為民似無可疑者曰俊德當依大學説百姓程先生以為畿内之民是也答潘子善○文集

羲和即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羲和主歷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

歷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歷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程氏王氏兩説相兼其義始備

歷是書象是器無歷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

問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如何曰恐當從林少穎解寅賓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寅餞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測日景之

處宅度也古書度字有作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類寅賓則求之於日星鳥則求之於夜厥民析因夷隩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析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孳尾至氄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歴書記鳴鳩拂羽等事程泰之鮮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為築一臺而分為四處非也古注以為羲仲居治東方之官非也若如此只是東方之民得東

作他處更不耕種矣西方之民享西成他方皆不歛
穫矣大抵羲和四子皆是掌歴之官觀於咨汝羲曁
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
東作只是言萬物皆作當春之時萬物皆有發動之意
與南訛西成為一類非是令民耕作
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賓是賓其出寅餞是餞其
入敬致是致其中北方不說者北方無日故也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

一舉而放齊舉亂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正淳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總在外諸侯之官百揆則總在内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因言孔壁尚書漢武帝時方出又不行於世至東晉時方顯故揚雄趙岐杜預諸儒悉不曾見如周官乃孔氏書説得

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為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名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

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
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
巽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曰圓
則行方則止猶今言廢閣詔令也盖鯀之為人悻戾
自用不聽人言語不受人教令也
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
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耕稼
了況上古人壽長傳數世後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

在下者以上語類十二條

堯典卒章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言也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史氏記堯下嫁二女於嬀水之旁而為婦於虞氏耳帝曰欽哉者戒敕二女之言猶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也今自孔傳及諸家皆失之殊不成文理也記尚書三義○文集

舜典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

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
著易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是八德問徽五典是使之掌教納
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為行人之
官納大麓恐是為山虞之官曰若為山虞則其職益
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入山雖遇風雨弗迷其道也
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
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只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

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耳到得後来舜遜於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禜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問五峰取張髦昭穆之説如何曰非唯用改易

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唯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為據

問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恐只是王畿之諸侯輯斂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之屬如何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不數日間諸侯皆至如此之速

汪季良問望禋之說曰注以至于岱宗柴為句其謂當

以柴望秩于山川為一句

協時月正日只是去合同其時日月爾非謂作歷也每遇巡狩凡事理會一遍如文字之類

或問舜之巡狩是一年中遍四岳否曰觀其末後載歸格于藝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遍巡四岳矣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為非今之衡山别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在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遍及四岳則到一方境

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銖録云唐虞時以潛山為南岳五嶽亦近非是一年只往一處○以上語類八條

舜典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便當屬此文下言其見東方諸侯而使各以其物為贄也其下乃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乃得事之序而文勢亦順如亦齊同之義卒乃復者言旣訖事而旋反二句皆張子說也記尚書三義○文集

仲默集註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并作

九州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知是甚時又復并作九州

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覲四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及四罪而天下服一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别故書稱三載底可績以上語類二條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宻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

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恶大憝杀

人伤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

者流放窜殛之类所以待夫罪之稍轻虽入于五刑

而情可矜法可疑与夫亲贵勲劳而不可加以刑者

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学校之刑

以待夫罪之轻者也曰金作赎刑罪之极轻虽入于

鞭扑之刑而情法犹有可议者也疑后世始有赎五刑法非圣人有也

此五句者从重及轻各有条理法之正也曰眚灾肆

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為輕刑設春秋肆大眚則過誤之大入於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為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曰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

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豪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

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明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宫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

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答鄭景望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絶無豪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

達道也葢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

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虚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茍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虚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

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寛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

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

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寃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

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内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

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

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絶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蔽其於聖人公平正

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説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

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舜典象刑說〇

以上文集二條

堯崩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為過為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内諸侯之國則不然為君為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

問明四目達四聰是達天下之聰明否曰固是曰孔安
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為目
以天下之耳為耳之意
柔遠能邇柔遠却説得輕能邇是柰何得他使之帖服
之意三就只當從古注五宅三居宅只訓居
惇德允元只是説自已德使之厚其德信其仁難字只
作平聲任如字難任人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

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

敬敷五教在寛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寛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

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宫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墨劓剕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則傷人之肌體不可不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室爾

問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曰五刑各有流法然亦分作三項如居四海之外九州之内或近甸皆以輕重為差

惟寅故直惟直故清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情性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

古人以樂教胄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来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黄鍾為宮則太簇為商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

直而温只是説所教胄子要得如此若説做教者事則

於教胄子上都無益了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説他心

下所存事説出来人便將他詩来歌其聲之清濁長

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来調和其聲令人却先

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

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

去就他樂如何鮮興起得人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為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冑子兩條文蔚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冑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以實有諸已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典樂事因曰直而温寛而栗直與寛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温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獘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

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為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寛二句直寛但曰而温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覩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徳性要養徳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髙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

終是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享時事又是一節

問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曰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進入者既審之自内而宣出者亦審之㲎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也以上語類十五條

大禹謨

儆戒無虞至從己之欲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脈貫在裏

如此一段他先說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儆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淫於逸遊於樂矣若無箇儆戒底心欲不至於失法度不淫逸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為賢以邪為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

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蓋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為道何者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之所欲哉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之德否曰固是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内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久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

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説綱目其詳不可考矣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寛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於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

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以上語類三條

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為請匆匆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閒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

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為冤而姦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答鄭景望○文集

或問人心道心之别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

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

舜功問人心惟危曰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凶咎只言危蓋從形體上去泛泛無定向或是或非不可知故言其危故聖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柁任船之所在無所向若執定柁則去住在我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

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方子録云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辭子静説得是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又問此聖字尋常只作通明字看説得輕曰畢竟是聖而罔念便狂人心亦只是一箇知覺從飢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曰形

骸上起底見識或作從形體上生出来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或作就道理上生出来底見識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則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

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

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那邊利害情欲之私道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為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林武子問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闊道心却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粗底便易見飢渇寒煖是至粗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説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問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

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凡茍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文蔚曰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别人心與道心曰他底未是但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為人心與道心又問精一曰精是精别此二者一是守之固如顔子擇中庸

處便是精得一善拳拳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

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

因論惟精惟一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

固乃能純一而無間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

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

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符舜功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

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工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説便不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交界處理會堯舜時未有文字其相授受口訣只如此方伯謨云人心道心伊川説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如兩箇石頭樣相挨相打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説得最好及至理會了精底一底只是一箇人又曰執中是無執

之執如云以堯舜之道要湯何曾要來

舜禹相傳只是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

不是去虛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便

在日用間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間這裏正

好著力

實初見先生先生問前此所見如何對以欲察見私心

云云因舉張無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而不已
一者專志而無二亦自有力曰人心道心且要分別
得界限分明彼所謂深入者若不察見將入從何處
去賓曰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者道心也曰
然則已發者不謂之道心乎賓曰了翁言人心即道
心道心即人心曰然則人心何以謂之危道心何以
謂之微賓曰未發隱於内故微發不中節故危是以
聖人欲其精一求合夫中曰不然程子曰人心人欲

也道心天理也所謂人心者是氣血和合做成嗜欲之類皆從此出故危道心是本来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著一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譬如一物判作兩片便知得一箇好一箇惡堯舜所以授受之妙不過如此

問允執厥中曰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只如中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一處却說得重也以上語類十四條

問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

可學蒙諭此語極有開發但先生又云向荅季通書

語未瑩不足據以為說可學竊尋中庸序云人心出

於形氣道心本於性命而荅季通書乃所以發明此

意今如所說却是一本性命說而不及形氣可學竊

疑向所聞此心之靈一段所見差謬先生欲覺其愚

迷故直於本原處指示使不走作非謂形氣無預而

皆出於心愚意以為覺於理則一本於性命而為道心覺於欲則涉於形氣而為人心如此所見如何曰中庸序後亦改定別紙録去来諭大槩亦已得之矣

答鄭子上

○文集

臯陶謨

問允廸厥德謨明弼諧疑是稱臯陶未知是否曰若以為稱臯陶則下句禹曰俞者為何所俞耶恐此八字是臯陶之言禹善之而問其詳故臯陶復說下句觧

此八字之義或云此八字是言臯陶之德諧字下別有臯陶之言今脫去未知是否姑存之可也答潘子善○文集

問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曰此亦難曉若且據文勢解之當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其人之有德當以事實言之古注謂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是也

或問聖賢教人如克己復禮等語多只是教人克去私

欲不見有教人變化氣質處如何曰寛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這便是教人變化氣質處又曰有人生下来便自少物欲者看来私欲是氣質中一事以上語類二條

問夙夜浚明有家止亮采有邦古注以為可以為卿大夫及諸侯林氏以為卿大夫諸侯用此三德六德之人未知孰是曰林説恐得之猶孝經説爭臣之類葢曰如是足矣非必以是為限也答潘子善○文集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因其敘而與之

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叙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這箇叙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

天工人其代之天秩天叙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許多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

同寅協恭是上下一於敬

要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以上語類四條

問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不知明畏是兩字還是一字林氏以為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好惡未知如何曰林氏似是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上明字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荅潘子善文集

益稷

問益稷篇禹與臯陶只管自敘其功是如何曰不知是怎生地那夔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説他無可言但予思曰孜孜臯陶問他如何他便説也要恁地孜孜却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他上面也是説那丹朱後故恁地説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其君教莫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

今人便要瞻前顧後

義剛點尚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點得是

明庶以功恐庶字誤只是試字

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之猫未必非三苗之後也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

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闊矣以上語類四條

夏書

禹貢

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令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

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
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盖禹先決九川之水使
各通於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使大水有所
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
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
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必當始於碣石九
河盖河患惟兖為甚兖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
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

之用功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鯀則只是築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

禹貢地理不須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會禹貢不如理會如今地理如禹貢濟水今皆變盡了又江水無沱又不至澧九江亦無尋處後人只自捉江州又上數千里不説一句及到江州數千里間連説數處此皆不可曉者禹貢但不可不知之今地理亦

不必過用心今人說中原山川者亦是皃說不可見無攷處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者見之云全不是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銖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為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因問味別地脉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為民害還只是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脉

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山自西北發脉来為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令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於荆山山脈逾河而過為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脈却来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脈尚說不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脈耶

問禹貢地理曰禹貢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

水過便不通以上語類四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燮憲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錄監生臣鄒曾蔭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四

尚書二

商書

湯誓

問升自陑先儒以為出其不意如何曰此乃序説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陑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不為後世之譎詐若陑是取道近亦何

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人食肉畢竟肉中有滋味有人却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此肉亦能得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可學因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語類

仲虺之誥

問䂓子之德言足聽聞據古注云道德善言其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言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忌之耒知是否曰是答潘子善○文集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為氣禀物欲所拘蔽所以反著求禮義自治若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湯武反之也便也是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為湯若不恁地便是惟聖罔念作狂聖人雖則説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凡人了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内外交相養法事在外義由内制心在内禮由外作銖問禮莫是攝心之規矩否

曰禮只是這箇禮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也又曰今學者别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以上語類二條

湯誥

蔡懋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說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説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説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傅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孔安國以衷為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

若不如此便是天也把捉不定了又曰天莫之為而爲他亦何甞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又曰大底物事也不會變只是小小底物事會變以上語類三條

伊訓

問伊訓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時湯方在

殯宮太甲於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可考據

古書錯謬甚多如史記載伊訓有方明二字諸家遂解如反祀方明之類其考之只是方字之誤方當作乃即尚書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大槩是湯急巳緩人所以引為日新之實以上語類三條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為冤若昌邑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正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豪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答吳

太甲

問王惟庸罔念聞諸家皆於庸字絶句竊謂只作一句讀以庸訓用如說命中王庸作書以告之庸未知是否曰六字一句答潘子善

問若虞機張諸家皆訓虞為度竊謂只作虞人說如何曰作虞人為是答潘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来無罰言湯與彼皆有土諸侯而鄰國之人乃以湯為我后而徯其来此可

見湯得民心處語類

咸有一德

問左右惟其人何所指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事底人也任官惟賢才多是為下為民底意思左右惟其人多是為上為德底意思其難其慎言人君任官須是賢才左右須是得人當難之慎之也惟和惟一言人臣為上為下須是為德為民必和必一為此事也

至之問四為字當作何音曰四字皆作去聲言臣之所以為上者蓋為君德也臣之所以為下者蓋為民也為上猶言為君

問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恊于克一或言主善人而為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横渠説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此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説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吉爾善亦且是大體説或在此為善在彼

為不善或在彼為善在此為不善或在前日則為善
而今日則為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為善
惟取協于克一是乃為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爾故
橫渠言原則若善定於一爾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
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
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
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却是如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
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

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為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為尤精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兩句是教人以其所從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為之師道夫問協于克一莫是能主一則自默契於善否曰協字難說只是箇比對裁斷之義蓋如何知得這善不善須是自心主宰得定始得蓋有主宰則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瞭然於心目間合乎此者便是不合

者便不是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這見得他説得極好處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他伊尹從前面説来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蜚卿謂一恐只是專一之一曰如此則絶説不来道夫曰上文自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曰纔尺度不定今日長些子明日短些子便二三道夫曰到底説得来只是箇定則明明則事理見不定則擾擾則事理昏雜而不

可識矣曰只是如此以上語類四條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時月答石子重○文集

盤庚

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有真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間者銖竊謂此

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真有一物耶乞賜垂誨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〇答董叔重文集

說命

高宗夢傅說據此則是真有箇天帝與高宗對荅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象恐也不

得若如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畢竟此理如何學者皆莫能荅

問高宗夢說如伊川言是有箇傅說便能感得高宗之夢琮謂高宗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其在民間久矣當時天下有箇傅說豈不知名當恭黙思道之時往往形於夢寐於是審象而求之不然賢否初不相聞但據一時夢寐便取來做宰相或者於理未安曰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

亳是說高宗是說甘盤衆未應曰據来暨厥終罔顯只是尋甘盤不見然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亦嘗是在民間来

惟天聰明至惟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自是聰明君自是用時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是用從乂口則能起羞甲胄所以禦戎也然亦能興戎如秦築長城以禦胡而致勝廣之亂衣裳者賞也在笥猶云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爵者上之所擅

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耶果有功耶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猶省察自家真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刑人或慮思之不審而無辜者被禍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予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巳之是非也

惟甲胄起戎蓋不可有關防他底意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傅說告高宗爾蓋高宗

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予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云云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據某看恐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麼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兼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

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又見世間未有

箇人强得甘盤所以思得一大賢如傅說高宗若非傅說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傅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為故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

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惟學遜志務時敏至厥德脩罔覺遜志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為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脩亦不来

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脩乃來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斆學半蓋已學既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温得此段文義是斆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

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脩矣或舉葛氏解云傅說與王說我敎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曰某舊爲同安簿時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其見他說得新巧大喜之後見喻子才跋其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又曰傅說此段說爲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

如說斆只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敎他自得此

語全似禪語只當依古注夔孫録云此却似禪語五通仙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亦只是依古注説○以上語類九條

惟后非賢不乂言人君必任賢而后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本意如此問者疑其成病固察之不詳而荅者亦無一人説破此意何耶○荅或人文集

西伯戡黎

問西伯戡黎舊説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

以為武王吴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武王未稱王亦只稱西伯而已銖桉書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則殷自此以前未嘗惡周也殷始有惡周之心而周又乘襲戡勝近畿之黎國迫於王都且見征伐黎在漢上黨郡壺關紂都朝歌上黨在朝歌之西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訖我殷命則其事勢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時事也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而孔子亦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為至德所謂有

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謂之至德也當時征伐雖或有之未必迫於畿甸然史記又謂文王伐犬戎密須敗耆國耆即黎也史記文王得專征伐故伐之二說未知孰是乞賜垂誨曰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答董叔重○文集

微子

問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銖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

可易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為狂瞶耄無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為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箕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

貢于先王微子去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為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為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為二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強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諫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隮然箕子以為我興受其敗猶言我起而諫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強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於先王而已審如是說

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避嫌遠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興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殷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為臣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值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荅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唐孔氏盖推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所據盖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為

言我興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為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兾吾言得行而

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因之偶不死耳紂因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為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為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盖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為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

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豪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爲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遯

逃而出乃合於道又况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罔為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来廟不血食况汝為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為而為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與妄意如此乞賜諄切垂誨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〇荅董叔重文集

周書

泰誓

石洪慶問尚父年八十方遇西伯及武王伐商乃即位之十三年又其後就國髙年如此曰此不可考因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序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為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語類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

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録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〇荅徐元聘 文集

莊仲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

不同又却只是一箇語類

洪範

敬夫所說牴牾處必是謂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一年經作十三年而編年之書乃定從序說鄉見柯國材說以洪範考之訪于箕子是十三年事必是當年初克商時便釋其囚而問之不應十一年已克商至兩年後乃問之也其說似有理亦嘗以告敬夫敬夫大以為然其書已嘗刋行至是遂止敬夫之服善

如此亦難爻也　荅廖子晦

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為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謂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言天奪之鑒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猶言所謂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其竊謂河出圖洛出書易中明有此說豈得而不之信耶未知林氏之說如何望折衷曰

便使如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啟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答潘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說洪範看来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强說得出只自恁地熟讀少閒字字都自會著實又云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公

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身既脩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脩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

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脩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胡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

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

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

忽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已之革曰不然是或從或革耳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

問視聽言動比之洪範五事動是貌字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這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吳仁傑說得也順他云

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庶徵来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得到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是畧有不齊問皇極五福即是此五福否曰便只是這五福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底即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庶民便是使民也盡得此五事盡得五事便有

五福

問五行所屬曰舊本謂雨屬木暘屬金及與五事相配皆錯亂了吳斗南説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来雨只得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左傳云金寒玦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須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主肝故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問凡上四事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又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

問義之屬金以其嚴否曰然

皇極二字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為天下做箇樣子使天下視之以為標準無偏無黨以下數語皆是皇之所建皆無偏黨好惡之私天下之人亦當無作好作惡便是遵王之道遵王之路皆會歸於其極皆是視人君以為歸下文是彛是訓于帝其訓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說得自分曉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許多道理盡在此矣但緣聖人做得樣子

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雖不協于極但不罹于咎者皇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脩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恁地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為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低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

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為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巳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為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大抵諸書初看其言若不勝其異無理會處究其指歸皆只是此理如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

不可不敬德而已

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亦有中意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脩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則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

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為極

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至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為安得而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来亦將天道人事分配為之後来覺未盡遂已之直是難以私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為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説尤踈如以五般皇極配庶徴却外邊添

出一箇皇極或此邊減却一箇庶徵自增自損皆出已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攸好徳却對惡參差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斂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已立標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今人皆以皇極為大中最無義理如漢儒説五事之中固未是

猶似勝此蓋皇者君之稱也如皇則受之皇建其極之類皆不可以大字訓皇字中亦不可以訓極極雖有中底意思但不可便以為中只訓得至字如北極之極以為民極之極正是中天下而立之意謂四面湊合至此更無去處今即以皇極為大中者更不賞善亦不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别豈理也哉以上語類十條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

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

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内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

中使夫面内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

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

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為至極之標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

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髙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

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盖人之氣禀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寛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巳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凖也盖偏陂好惡者巳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巳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巳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彞是訓于帝其訓

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

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寛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

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豪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禮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柔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

之至此也而自漢以来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衆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皇極辨

皇極之説来説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説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標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

正說皇極體叚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煞一章之大意向見諸葛誠之說略是如此但渠說有過當處耳答梁文叔○以上文集二條

彊弗友以剛克之燮友柔克之此治人也資質沈潛以剛克之資質高明以柔克之此治已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也言人資質沈潛者當以剛克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為勝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些子不得無些子不得

王省惟歲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

問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又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文意似是兩段以上語類五條

問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之

義自王省惟歳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其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説為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為六則遂以此時字為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為四端加一信字則為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别有所謂信也故其以為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曰林氏之説只與古説無異但謂有以歳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

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答潘子善

問洪範中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竊以為五者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沈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乂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恒雨恒寒應之未知如此看得否曰大槩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欲以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其說孰是可試思之答潘

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問五福六極曰民之五福人君當嚮之民之六極人君當畏之

五福六極曾子固說得極好洪範大槩曾子固說得勝如諸人以上語類二條

旅獒

近諸孫將旅獒来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如敎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為非所宜

言不尊君矣銖問人不易物之易合如字合作去聲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字讀但德盛不狎侮又難說又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字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志我之志言人之言○語類

金縢

林聞一問周公代武王之死不知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語類

問書金縢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一段按馬鄭

氏皆音辟為避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迎公来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吴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辟之説鉄竊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唯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為

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為匹夫之諒周公豈為之哉妄意如此乞賜垂誨曰辟字當從古注說答董叔重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

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為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逹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㫖多疎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為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答徐元聘

示諭書説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處自不可曉只合闕疑其嘗謂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

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荅之謂當從古注說後来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閒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

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簒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答蔡仲默○此條與上兩條說不同兩存之○

以上文集三條

大誥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

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旣順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為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葢始苦於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旣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云云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王若曰周公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其語或紀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為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正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憫弔於上帝也以上語類三條

康誥

康誥梓材洛誥諸篇煞有不可曉處今人都自強解說

去伯恭亦自如此看伯恭説書自首至尾皆無一字理會不得且如書中注家所説錯處極多如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顔師古注云匪棐通用如書中有棐字止合作匪字義如率乂于民棐彝乃是率治於民非常之事

康誥酒誥是武王命康叔之詞非成王也如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猶今人言劣兄也故五峯編此書於皇王大紀不屬成王而載於武王紀也至若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

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至乃洪大誥治自東坡看出以為非康誥之詞而梓材一篇則又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喻却與無相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詞非酒誥語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此但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蓋言

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以上語類三條

棐本木名而借為匪字顔師古注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棐忱猶曰天難諶耳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記尚書三義○文集

梓材

吴才老説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

好

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以上語類二條

召誥洛誥

問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来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是戒成王未知如何曰此蓋因周公以告於王耳但洛誥之文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問荅之辭矣可試考之荅潘子善○文集

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昔伯恭解書因問之云尚書還有解不通處否曰無有因舉洛誥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伻来獻圖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荅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荅後得書云誠有解不得處語類

無逸

柳兄言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

其無逸柳曰東萊解所字爲居字曰若其則不敢如此說諸友問先生如何說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强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

舜功問㦗柔懿恭是一字是二字曰二字上輕下重柔者須㦗恭者須懿柔而不㦗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 僩錄云柔易於暗弱㦗有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則有藴藏之意○以上語類二條

君奭

顯道問召公不悦之意曰召公不悦只是小序恁地說

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脈子便恁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弔只當作去聲

讀語類

召公不悅蓋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

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答徐元聘○文集

立政

問立政兹乃三宅無義民據此三宅即上文宅事宅牧宅準之宅今孔氏蘇氏以為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三居之義呂氏以三宅無義民一句桀德惟乃弗作往任謂當桀之時三宅者曾無義民未知二說孰長曰呂說是答潘子善

問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敘於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呂氏以為諸侯之官未知是否曰謂三官之副與其屬耳亞謂小司徒之屬旅則下士也見周禮序官○荅潘子善○以上文集二條

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為處心非也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爾若處心則當云克宅厥心語類

周官

漢人亦不見今文尚書如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當

時只見牧誓有所謂司馬司空司徒亞旅遂以為古之三公不知此乃為諸侯時制古者諸侯只建三卿如周官所謂三太三少六卿及周禮書乃天子之制漢皆不及見又如中庸一戎衣解作殪戎殷亦是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語類

顧命康王之誥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著序文讀著則文勢自相連接語類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黄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禮之失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葢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巳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録中有此事可考葢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巳私服也五代以来

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答潘子善○文集）

銖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為賞不當功罰不及罪故事事差錯若畢協賞罰至公至明何以及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則是整頓民衆底意思（語類）

君牙

安卿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来乃有車轍馬跡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内史太史

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箇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如大誥梓材多方多士等篇乃當時編人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如卬字即我字沈存中以為秦語平音而謂之卬故諸誥等篇當時下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如尚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而秦語作平音與常字同諸命等篇今士人以

為易曉而當時下民却曉不得語類

冏命

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是如格式之格以律人之不正者否曰如今人言合格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深者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子善因問温公以格物為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義否曰亦有之如格鬭之格是也語類

吕刑

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

問贖刑所以寛鞭扑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

仲默論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贖刑嘗見蕭望之言古不贖刑某甚疑之後来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因論望之云想

見望之也是拗義剛問望之學術不知是如何又似好樣又却也有那差異處先生徐應曰他說底也是正義剛曰如殺韓延壽分明是他不是曰望之道理短義剛曰看来他也是暗於事機被那兩箇小人恁地弄後都不知先生但應之而已

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

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来和那革面底都無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脩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以上語類四條

秦誓費誓

秦誓費誓亦皆有說不行不可曉處民訖自若是多盤想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語類